

## 粽叶芬芳

文/姜燕

每年端午节前夕,母亲都会去河边打粽叶,为裹粽子做准备。小时候的我,每到此时总是兴高采烈地陪母亲一起去,在我看来制作粽叶是端午节的序曲,是过节前的暖场,是让人满心欢喜和期待的事儿。

故乡河道纵横,河边芦苇丛生,这个季节芦苇的叶子,鲜绿肥厚,正是裹粽子的好材料。母亲戴着草帽、手套,站在河沿边上,麻利的一手扶着苇杆,一手抓着苇叶根部快速往下一按,“啪嗒”一声脆响,一支苇叶就下来了。别小看这简单的动作,如果手抓的位置和力度不对,采摘下来的苇叶就会破裂开,无法成为裹粽子的材料,而且不注意防护苇叶的边缘还会划伤肌肤,所以那时的我跟在母亲身边,说是帮忙打粽叶,其实就是玩的。

我会学着母亲的样子,采下几片苇叶,做成小船,

放进河里,任它飘去。我也会拔下芦苇顶端的嫩枝,再抽空里面的芯,做成一个简易的哨子,在那里吹着,听它发出“嗡嗡”的声响。新鲜的苇叶味道很清新,有着水生植物特有的香味。母亲把采摘回来的苇叶,摊放在一个大的竹匾里,满屋子便都氤氲在苇叶的清香里了。

裹粽子前,先要把苇叶晒干,新鲜的苇叶在阳光下逐渐变成了浅淡的黄绿色,丧失了水分的苇叶,经过阳光的洗礼,清香的味道转换成了另外一种绵长的干草味,在门檐下兀自香着。我经常眼巴巴地看着

它,算着日子,等着母亲把它洗干净放进一口大锅里煮开的那天,因为煮粽叶的时候,就离吃到美味的粽子不远了。

在我的期盼下,终于等来了母亲煮粽叶的时候。苇叶在冒着热气的锅里,“突突”地跳动着、舒展着本已干枯的身段,绵绵的干草香在开水的加持下,散发出浓郁的苇香。这香弥漫在厨房里,随着风又飘到了堂前屋后,仿佛走到哪鼻端都是它的味道。

煮好的粽叶,成了深深的墨绿色,捞出来洗净后,泡在冷水里,像一条条沉睡在时光深处的鱼,等着人们将它唤醒,做成餐桌上香气四溢的美味。

每一个盛大的节日前,人们都会为此精心准备,而粽叶的制作,由始至终都被苇叶层层叠叠的香味萦绕着,让端午佳节芬芳中多了浪漫和诗意。



粽叶是一种很闲适很淡雅的事物。比如这个“微雨燕双飞”的好季节,没有前些天的暴雨,也没有初夏的暑热,划龙舟是适合的,吃粽子也是适合的。而我恰在单位值班,既没有粽子吃,也不能去看龙舟,心情本应抑郁,但是能够在单位读读古诗、听听雨声、看看飞鸟,内心的愉悦仍然莫可名状。

粽叶,顾名思义,是箬竹的叶子。箬竹,喜阴喜水,多长于南方山区路旁、溪边,两浙尤其多。其秆细而挺直,可做笔杆,其叶茂且硕大,可以包粽子,且因叶子有竹香,所以包成的粽子十分爽口,为大众所喜欢。此外,箬叶因其宽大,还可以制成箬笠,和蓑衣一起,构成山水田园的诗意梦境。

唐代著名词人张志和的《渔歌子》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是多美好的场景啊,山前白鹭在自由翱翔,水中鱼儿在欢快游憩,漂浮在水面上的桃花是那样的鲜艳。一位渔翁头戴箬笠,身披绿蓑衣,在斜风细雨中悠闲自在地垂钓,乐而忘返。可谓天人合一的画图。

张志和是婺州(今属浙江)人,他描写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场景,在两浙一带本是常见的。只是社会不断发展,农耕场景逐渐褪去,千年后的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而我因为在浙南的山区工作,偶尔还能在春天插秧的时节看到这美景图:农民们头戴箬笠,身着蓑衣,伴着细雨和燕子的呢喃,赶着耕牛在云雾中的田地里穿梭,好一个“斜风细雨不须归”。

令人忧心的是,现在务农的人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这幅美景还能够保存多久?就怕她像包粽子的箬叶一样,在人们吃完粽子后,就被遗弃于垃圾桶了,没有人再去好好的欣赏她。今年的浙南,龙舟划得很热闹,传统文化的回归令人欣喜。真心希望人们从箬叶开始,热爱粽子;从箬笠开始,感受传统;从箬竹开始,享受“慢”的心情。

## 端午药草浴

文/黄淑芬



“五月五,午端阳,家家户户插艾忙。”在我的家乡,五月端午有很多的习俗,端午节不光要包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还要洗药草浴。随着年岁渐长,我已经对粽子失去了最初的热爱,但是,却对洗药草浴情有独钟。

农历五月是药草的天下,端午时节,各种药草在山间里默默地散发着淡淡的香。

记忆中,端午节的这天早上母亲和两个姐姐包完粽子,然后,抓起把镰刀,又马不停蹄的,带着我往对门山上走去。初夏的山里飘散着它所特有的气息,五月的阳光还不是很炎热,山上的郁郁葱葱,翠绿的新叶上闪着光。山里有很多药,只要有心,九里光、猫抓刺、蛇倒退、苦楝皮这些药草,就会随手可得。噢,不要忘记还有那臭臭的苦艾哟。

母亲带着我爬到向阳的山顶,然后在杂草茂盛的灌木林中选中两棵粗壮的苦艾,这两根艾要和菖蒲一起挂在大门上,用作避邪。当然,这些都是老辈传下来的。母亲在前面用镰刀割,边割边跟我解释这是啥药草,这些平时在我眼里最普通的野草,今天却变成了能够医治皮肤病的良药。

母亲指着一大丛带着刺的杂草对我说:“你看,这个就是蛇倒退,像一条蛇吧,它可以洗去皮肤的痒痒。”顺着母亲所指的方向,我看到一大丛藤状植物伏在潮湿的角落里,用蛇来形容倒也有几分相似。因为,藤状的“身体”扭成一团,却和药一点都联系不上。不一会儿,我小小的手臂就撸了一大捆药草,就地取材,母亲顺手割了根葛藤当作绳子把药草捆了起来。真的感谢母亲,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些药草的模样。

回到家里,先把药草洗净。然后等待粽子出锅,再把大锅洗了放进药草煮。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要像风一样的往山里赶,因为灶膛里还有那么旺的灶火,母亲在利用资源。煮一个多小时,一整个火房在腾腾热气中飘散出粽子和菖蒲的清香。

夜幕降临,家人轮流洗药草浴,把褐色的药汤倒进木盆里慢慢地用热气来熏。先是熏脸,前扑后涌的热气在毛巾的搅动下,在脸上不停地涌来。只一下,脸就被熏得红彤彤,脸上的毛孔张开,油气随着大颗大颗的汗水排出。接着,待药汤稍凉些,用毛巾洗手臂,擦身上。我们小孩子则全身坐进盆里,用药水不停地浸泡。头上爱长脓包的小孩,大人就反复地用药水来清洗头部。一个药草浴洗完出来,怎么形容呢?神清气爽。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又到,我将会在久违而又熟悉的味道中与药草再次来个亲密接触,母亲终将老去,而我会接过母亲的担子继续把它挑下去。今天,这种能够有效防治疥疮和脓包发生的药草浴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青睐。



## 端午节的「艾」

文/寇俊杰

小时候过端午节,母亲在家包粽子,父亲出门采艾蒿。

父亲总是天不亮就拿着镰刀出门,直到太阳都爬上院墙了,他才背着一大捆艾蒿回来。艾蒿很高,父亲进门时得侧着身子。艾蒿的叶子大而密,几乎把父亲的头都遮住了。我问父亲为什么去那么早?父亲一边整理着艾蒿往门两侧挂,一边说:“艾蒿割早了,长不到时候,药效不够;晚了太阳一晒,就只能当杂草了。它必须在端午节那天早上,太阳出来之前割才能避邪驱鬼,包治百病。”上小学的我不信自然不相信避邪驱鬼,但母亲常用艾蒿熬的水给我洗澡,我小时候也很少生病却是真的。

艾蒿太多了,父亲把门两侧都插满了还剩下很多,他就把艾蒿晒干,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以后不但自家用,街坊邻居有需要的,他也会毫不吝啬地送给人家。

父亲割艾蒿也发生过一次意外。有一年端午,太阳都快到头顶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不免着急起来,就和我出去找。我们来到村北的山坡上,那里沟边崖畔长有不少艾蒿。我们边走边喊,可听不到一点儿回音。母亲更加着急了,要往山坡的最高处攀登,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父亲在喊我的名字,我们扭头一看,见父亲背着一捆艾蒿一瘸一拐地从坡上下来了。我和母亲赶紧跑过去,我接过艾蒿,母亲搀扶着父亲,让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们上下打量父亲,发现他的裤子烂了,膝盖渗着血,腿也被荆棘划了好几道口子。母亲问他怎么了?父亲微微笑了一下说:“没事。我看沟边有一丛艾蒿挺大的,就去割,没想到一脚踩空掉到了沟里。好在沟不深,只是擦掉了层皮,但沟太陡了,我好不容易才爬上来,脚好像还崴了一下,走路有些疼。”

看着那一大捆艾蒿,我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母亲埋怨他说:“割那么多干啥?去年的还有呢!”“宽窄窄用。艾蒿就这时候有灵性,况且坡上干旱,长出的艾蒿药性最好。”父亲丝毫没有愧疚之色。

后来,父亲老了,让我去割艾蒿。我说现在村里有看病的,还用艾蒿?父亲听了生气地说:“偏方治大病,再说还得往门上插,驱邪消灾呢!”

又是一年端午节,我去坡上割回艾蒿,父亲依旧满脸虔诚地插在门框上和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为家人驱邪消灾。看着绿意盎然的艾蒿,我知道,那是父亲永不枯黄的“艾”啊!

在古代,斗草之风可谓风靡民间,达官显贵子孙亦游乐其中。虽不比古代斗茶风雅雅贵,斗草之娱却自有妙趣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斗草,又称斗百草,乃古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游戏,本属端午民俗。古时,每年端午节,人们去郊外采取药草,插艾门上,以解溽暑毒疫,此习俗慢慢行成定俗。端午古人收获诸草之余,遂以草自娱,往往把草作为比赛对象,群居一起举行斗草比赛。或对花草名,狗尾草、鸡冠花等百草皆属比赛之列;或以草的品种多寡参斗,多则胜,少者败。儿童或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然后换一叶草相斗。古代起初的斗草虽简,却也极具生活性和娱乐之趣。

斗草起源已久,明·罗颀《物原》云:“(斗草)始于汉武。”先秦时期的斗草,最初只是简单的游戏,用植物枝茎互相比拼,分出胜负。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简易的斗草在我国南方已演变为端午风俗,时称“踏百草”。踏百草游戏之所以相沿成俗,并受人们喜爱,是因为古俗认为五月为恶月、毒月,必须采集百草来解厄,以渡过难关。而在我国南方,五月初,时为仲夏,多雨潮湿,细菌繁殖快,易于染病,悬艾叶、菖蒲于门前,可借助它们挥发的的气味,驱除邪气,消解病毒,于是人们就到郊野采集百草。采集百草过程中,娱乐式的斗草游戏,自然便发生并流行起来。探究事物原始之属的史料《事物纪原》,记载了古代斗草之娱的起因与形成。《事物纪原》说:“竞采百药,谓百草以蹢除毒气,故世有斗草之戏。”

到了唐代,斗草游戏称“斗草”,或“斗百草”。不仅仅是妇女儿童的最爱,成年男子也对此颇好。此时文人墨客亦走进斗草之列,他们不再单比赛草的韧性,还比谁认识的植物更多。外出春游时,随口就能说出百草名字的,即可获胜,便受人尊敬。后来演变成不但要说出名字,还要讲得

## 古代端午斗草

文/卜庆辉



出名字由来、历史掌故。再后来,则演变成以这些植物为题,吟诗作对,遂将斗草变成了诗文盛会和风雅的游戏竞赛。这种早期将植物互相拉扯分出胜负的斗草,叫“武斗”。而文人之间,比拼知识和文采的斗草,则称为“文斗”。具体说来,唐人的“武斗”,是斗草者各执一草在手,以草茎相互



摄影/陈珂

祈福

